

鐵 汁

段 可 情 著



1925

一封退回的信

這一封退回來的信，是我在學生會的信架上得着的。

在一個嚴寒的冬天的午後，因為一個人蹬在家裏悶氣得很，想跑到幾個熟朋友的地方去談天，來消遣這無聊的光陰，誰知個個都不在家。我抱着滿腔失望的心情，在街上踉蹌地走着，一陣北風吹來，刮得枯枝上的殘雪滿天亂飛。一股子寒氣鑽到身上來的時候，頓覺有點難受，脚尖耳根，好像針一般刺着，兩手插在衣袋內總不敢伸出來。趕快加緊脚步，跑到附近的學生會去。

一座廣闊的會所，靜寂得一個人沒有。我無精打彩孤另另地呆坐在閱書室內。汽爐的暖氣雖把元氣恢復起來了，然而煩悶的情懷依然無法解決。室內的書報都已經閱過了數遍的，其他一些毫無趣味的刊物，總引不起我再讀一遍的勇氣，雖然是在這樣一個孤獨無聊的時候。偶然走到信架邊去看，見那一封沒有交到而

退回來的信，依然還插在架上。封面上的灰塵，把「岑紫槐女士親拆」幾個字，蒙罩得幾乎認不出來了。這封信怕有幾個月了罷，爲甚麼老是沒有人來取，一時的好奇心，把我驅使將這封信取下來，拂去了上面的灰塵。上面貼着一張紙條，寫着收信人已搬家，無法投遞的字樣，收信人的地址，是「中國S省T縣大西街福興號，轉交」，背後却沒有發信人詳細的住址，祇寫上「自德意志柏林寄」。所以退回來的時候，經過了公使館，無人收取，因而又轉到此地來。信封上沾滿了污痕雨漬，及郵局的印章。一望而知牠往來過幾萬里路程，結果兩邊都無人收領。你可憐飄泊無依的青鳥使！我口上不自主噙出這一句話來，心上却正在打算把牠打開嗎？或是不打開呢？打開對於自己私德有損，不打開又敵不住陣陣襲來的好奇和煩悶的心情。好在這封信既沒有人要，又無從轉交給發信的人，並且攔在此地已經有好久了，或許此人早離開了德國了罷？既是這樣就取出來看一看，也不爲過。結果很堅決地把牠撕開，現出幾十頁密密的蠅頭小字的絕命書來。字跡異

常傾斜潦草，可想見此人寫信時的精神，是何等衰弱和不安。更可斷定他是在危險病態當中寫的，因為前後字跡濃淡不同。有時筆畫很有力量，但有時則纖細如蠅足，在最後數頁上，更明顯地狀出他病態深沉的樣子來。我一氣讀完後，固然把我好奇心解釋了，把煩悶的心情也驅到虛無鄉去了，但是却把悲哀之神請來了。使我受創的心上，更加了一條傷痕。不知爲甚麼，我眼內所包涵的淚水，好像泉水一般湧出來，簌簌地流個不止。滴在薄薄的信紙上，印出無數淚痕的斑點。我把信紙依然疊好，裝在信封內，就帶回家去了。

這封信在我這裏已經有數月了，每當風雨之夕，我總是拿出來，反覆誦讀。寫信人的文章，做得很有感人的力量。猶其是他的身世和命運，與我相同的地方甚多，所以特別使我感覺到同情與傷懷。現在我要離開第二故鄉的柏林了，我要到光明的世界裏去了，再不願將這煩惱的悲哀帶着。我決定把原信毀滅，不使這撩人愁緒的真跡，留在宇宙裏，因之用火焚了。另外繕寫一份，把牠發表出來，

以供同情者的賞鑑。所以這樣的，不過也是寫信人所說的一樣，早使他永遠抱着滿腔希望的妻子知道，驚破她的好夢，免使她常常懷着一個悲哀而驚懼的心，這是多麼可憐啊！因之我連一字都不添不改，就將牠發表在這裏，也許她能有讀着的機會罷。

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識於柏林

此外他們的姓名和款式，都是照原信寫的，不過他的原信不是分段的，而又無標點，這兩層是依我的意思，把牠改寫了的，

又識

我最敬愛的紫槐：

你最近寄來的一封信和匯票，均已收到，可惜太遲了，已經挽回我這將滅的生命之燈。雖然添了許多的油，還能夠維持着星星的殘光，然而這也不過是多挨些時日吧？昨天醫生告訴來醫院看我的一个友人，琴伯，恍惚聽見他說我的病

，已到了危險的地界，因為第三期的梅毒是沒法醫治的。雖是我的朋友，還在用親切的話，來安慰我這垂死的病人。但是同情的嘆息，怎能喚回我可憐的生命喲！

昨天我的朋友走後，醫生來注射了兩次藥針，使我痛苦稍為減輕一些，精神也覺得清醒了許多，已經不像前幾日常常陷在昏迷的狀態中一樣了。因此我就計畫來開始寫這封信，雖然這事是在醫生的禁止之列，然而為要把我過去的生活作一個總結結束起見，也就不顧一切了。此外還要把我經過的墮落史，吐訴在你的面前，以表白我是怎樣一個人。並且請你恕我過去，對你那種曖昧不明的態度，使你始終相信我沒有不愛你的地方，因此你用那樣真誠的熱度對我。然而你得着的是甚麼？只有我虛偽的心，和一些言不由衷的面子話。現在我是深深地懺悔了，不該使你空懷着一腔希望的熱心，忍受着十餘年來寂寞而勞苦的生活。

紫槐，我相信你接着這封信後，一定非常痛苦。我並不是忍心將你從希望之夢得來的一些安慰都破壞了，使你永遠墮入煩惱網裏。我也是用過一番思想的，

所以纔採用長痛不如短痛的方法。你要知道，耐過短期的苦痛，却鬆去了長期束在你脆弱心上的悲哀之帶啊！

每次接着你的來信，在讀了之後，都使我非常感動，猶其是最近寄來的。雖然情別人替你寫的，然而你的口吻却活躍在字裏行間。有時在短短的幾句話當中，却引起我深刻的傷感。因為你從內心深處激發出來的悲哀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，成為感人的佳句。雖是用他人的手，寫在紙上，但是你充滿淚痕而瘦削的面龐，却明白地現在我的面前。你寂寞生活中得看的煩惱與悲哀，是如何難受而傷懷，這也是在我想像之內的。但是你以為我快活麼？不。精神與肉體所感受的苦痛，並不比你更輕些。我知道你一定要埋怨我，不該將你辛苦籌辦來的錢，胡亂用掉了。不然為甚麼幾千塊錢，一年就用完了。你說你和辛兒在家的生活費，異常節省，聚積起來的錢，都通通寄來。說我只圖在外歡樂，絲毫不想家，或許討了一個外國老婆吧，不然為甚麼十年來，沒有一些提到回家的話。你說你又恨我

又愛我，一到我寫信回家要錢的時候，你又沒有勇氣拒絕，怕我在外受凍受餓，所以依然寄錢來。並且今年因為收穫太歉，因之將祖業最後所剩的都賣掉了。只餘下二十幾畝田地，作為你母子生活之資。你又說我們家族的聲望，一天壞似一天，一些族人，都零落不堪。一般人都期望我，將來回國後，能做番偉大事業，來恢復舊日的風光。並且你也同樣望我，能在最短期內回國還鄉，因為此後再沒有錢寄來了。

紫槐，你親切的慈愛，使我如何地感激涕零！我知道你得着我的惡耗後，不知要失望到甚麼程度。我相信你要自怨你的運命，偷彈着淚珠過日子，直到與我現在同樣時候為止。就是我這將死之人的不健全之心，也替你洒了無數的同情之淚！紫槐，現代社會的人們，都是伏在命運之神的足下生活着，永不會伸起腰來。猶其是我們倆的命運，活活地被萬惡社會中的舊禮教犧牲了。人生就是如此嗎？不，我們要在黑暗的社會裏，拚命向命運之神宣戰，努力把牠打倒後，然

後我們纔能揚眉吐氣，從新來支配我們自己的生命。可惜我覺悟遲了。從前是消極地躺在地上，任憑命運之神來蹂躪我偉大的生命。現在怎樣了，失却了戰鬪力的殘兵弱卒，雖有積極奮鬥的雄心，也祇好望洋興嘆了！

我過去二十九歲的年華，如流水般逝去了。在這短促而可憐的生命當中，幾乎無日不是囚坐愁城，雖然在童年也曾做過一些甜蜜的美夢。然而這稀薄的殘影，已經模糊得如攔久了的照片一樣，永遠不會恢復到初攝影時一樣的清新了。我幾次徘徊在這回憶的花園中，想去追求兒時所留的痕跡，來潤潤久倦風塵枯竭的心。但是失敗了，無情的風雨，早已把童年所遊的園地，摧殘無餘了。再不能引起繁花茂葉，蝶舞蜂鬧時的景象。也只好廢然而返，依然退回來，孤另另地在無盡頭的黑暗道上走着。

在八歲時，我受盡虐待，相依爲命的愛母，在一個冷雨淒風的晚上，捨掉她孤苦伶仃的愛兒，回到她理想中的極樂世界去了。一間黑暗而狹小的屋子，祇有

一盞油燈，放出牠熒熒如豆一般的光線。屋內的四角，依然是黑洞洞地。纖弱的光線只射着母親躺着的床上。我同張婆婆，——母親的乳母，陪嫁過來的。——

默默無聲地坐在床沿上，癡守着母親的遺骸。我當時還不知道孤兒的悲哀，張婆婆哭，我也哭並不知母親是死，祇覺得母親今晚的臉色慘白得如死灰一樣。心中非常害怕，緊依着張婆婆坐着。外邊的雨聲風嘯，把紙窗震得怪響。發出淒涼調子的寒柝，一聲聲打入心窩來的時候，使我異常難過。眼瞧着母親猙獰可怕的面龐，小心兒第一次感覺到寂寞的悲哀。在這樣一個恐怖之夜，父親却在此時，醉態朦朧，踉蹌地跑回家來了。

父親是一個功利主義者，祇知道如何地去實現他陞官發財的迷夢。家庭之照料，從未經心過。母親雖說是勤於家政，然而從一個家聲式微了的家庭出來的她，當然使他不滿意。母親之受虐待，以至於抱恨而終，都是這個原因。我的生活及教育，他也從不過問。紫槐，我現在纔知道母親是如何慈愛而溫存，我一生中

，恐怕永不能再浸潤在這熱烈的愛流當中了罷？雖然你一樣也是用熱情來愛我，但是無感情而結合的你和我，也祇好辜負你慈祥而親切的心了。後母來後，父親更視我如眼中之釘，雖不是他的本心，然而屈伏在金錢和名譽之下的他，怎不順從後母之意囑！後母是一個美富而多才的再醮婦，自然博得父親的歡心，可是我的魔運也就開始了。

後母常是笑靨迎人，但是眉目間的表情，總隱不着她陰險成性的惡意。恐怕天下作後母者，都是這樣罷？她初來時，表面上對我還很和藹。一到小弟妹出世後，態度就完全改變了。她和父親更明顯地來虐待我這孤苦無告的人兒，在我唯一的保護者張婆婆死後，更甚。我這一朵鮮豔初放的青春之花，被暴風雨摧殘得祇有懨懨一息的生氣了。我當時的心理，覺得這是魔運臨在我的頭上來了。是無法擺脫的。人事終歸敵不過天命，在某一時期，花兒自然要謝的。祇好聽天由命，隨遇而安好了。可是這種心理，却把我養成一個孤寂的個人主義者。並非我天性是

如此的，不過黑暗的家庭，把我排擠到寂寞的深淵裏去了，那也是自然的結果。

自從母親死後，我從未享受過家庭的樂趣。廣大的人羣世界裏，依然是像冰窖地獄一樣。恐怕我是世界以外的人吧？不然十年來浮沉在人海中的我，總尋不着同情之心共鳴。家庭的嚴厲，使我心上更加一重束縛。當然逼我另尋世界，去請求天使們溫柔的玉手，來解放我心上的鎖鍊。雖然有時也會得着一剎那的自由，然而過後反更加上無數的桎梏。而痛苦也就愈甚，同時希冀解放之心亦更加强。因之我中學時代的放蕩生活，亦隨之而開始。

家庭看見我放縱無忌地過着狂蕩生活，不但不去追求所以如此的原因，反而用最殘酷的高壓手段來限制我的行動。但是壓力愈大，其反抗力亦愈強。結果使我更用盡方法來滿足享樂的快感；雖然這快感是一剎那的。父親見我這將成年的兒子，不受管束，也別無良法，祇好聽之而已。然而後母却機警異常，以爲長此以往，非將至於不可收拾的地位不止。所以她用最毒辣的計策來對付我，使我永

遠陷在煩惱之網內，憔悴而死，這纔遂她的心願。這是甚麼？就是套在我項上，萬世解不開的悲哀之鎖，我最敬愛的紫槐！

專制家庭之舊式婚姻，不知道害死多少有用的青年男女，豈祇我們倆這一對供犧牲的小羔羊嗎？在當時，我也明知道這種無愛情的婚姻，是沒有好結果的。然而爲甚麼，我並不努力反對。恐怕是伏在命運之神的案前的羔羊們，戰慄地由他們宰割罷！

紫槐，我真痛心我是一個弱者，沒有絲毫的勇氣，去奪取我心愛的一朵小白薔薇花。雖然她已經很久是一抔黃土掩風流了。然而她綽約的豐姿，娉婷的情影，是永遠葬在我靈魂深處的。若要消滅，除非是海枯石爛，地老天荒的時候。她是我母親娘家遠房的姪女，一位眉目如畫的青年女郎。不但知識豐富，而且性情也溫柔，冰雪聰明四字，很可以爲她寫照。在我家中的無數富豪親戚的姑娘們當中，真可算是鶴立鷄羣容光照人，雖說她是這樣平凡家庭出身的女子。我和她雖

不是竹馬相交的膩友，然而在稀稀地見面的時候，彼此都是含情默默地。雖是我語言上，一字也從未表示過。但是我內心戀她的熱情，真是不能用文字來形容其萬一。我祇記得母親在世的時候，有一次在外祖母家中，母親和外祖母在屋內閒談，偶然題到筠姑娘，她們均非常贊賞。母親掉頭問我，你喜歡筠妹，或者是李八小姐，——因為當時，父親正在做奪取縣政的迷夢，想把我作爲一把結合豪勢者的連鎖。——但是從來視腆成性的我，居然很坦白地把我胸中所蓄着的心事，全盤都托出來。口中不禁說出，自然是筠姑娘這句話來。外祖母和母親都笑起來了。後來因爲母親的一死，這段好姻緣也就隨之而消滅。

筠姑娘，是在我結婚前兩月出嫁的。她的丈夫是一個純袴子弟，當然使她不滿意。常常跑回娘家，守着她的媽媽哭，這是外祖母告訴我的，自然我心中替她難受。我記得我結婚那一天，她同她的母親到我家來吃喜酒。我看她面龐清減了許多，已經不是嫁前的風度了。她穿一件銀灰色的喱嘰上衣，青緞子的西洋裙，

越顯得容華慘淡。外祖母說她在新婚後，不宜穿這樣縞素的衣裳，她也一笑置之。我知道在當天，她看見我形容憔悴，兩目失神的樣子，同病相憐的心理，使她更加傷感。所以她向我道喜的時候，蒼白的臉上，雖堆着歡容，然而她微顫的聲音，和勉強露出來的苦笑，處處却掩不着她忍淚悲痛而失望的心情。在午後她就托病同她的母親回去了。我送她出門的時候，祇說，筠姑娘，你自己要保重你的健康，這一句傷心而慰藉的話來。我看她上轎時，淚漬已經把她的胸襟濕透了，我祇好搖頭嘆息地轉回來了。

人類的富貴窮通，冥冥中真有一個命運之神，來操縱一切麼？這個疑問，我自己從沒有得着過美滿的答覆。直到現在，我纔大覺大悟，澈底了解怎麼樣去走上真真人生的大道。然而我當時，確是迷信過偉大的命運之神可以支配我們這渺小一粟的生命。任你如何掙扎，總是跳不出他的手掌以外的。所以筠姑娘之死。我也以為逃不出這個圈子，而成爲例外的。

我結婚兩禮拜後，就聽着筠姑娘病了。然而因爲她常是病不離身的，偶然生病，也是常有的現象，不過遣人去問問就算了。但是後來她的病一天重似一天，我得着這個消息後，連學也不上，托病告假休養。我那是真有病，不過是想住在家里，比較容易探聽她的消息罷了。因爲我不便直接去看病的原故。（一來是我無名義去到她的臥房視疾，雖然她和我也是遠房的表兄妹，但是在舊社會禮教下的人們，還能容我任意嗎？二來我和你在新婚中，不好使你知道而啓疑竇。）所以只好暗地叫女僕余嫗，用後母名義，去探視。我每日蹬在家中，如醉如癡，不斷地嘆息呻吟，很狀出我不安甯的態度來。有時也想讀些文學作品，來遣開撩我心曲的愁魔。然而失敗了，反轉使我紊亂的情懷，更加擾得如亂絲一樣。祇有天天在默默中祈禱，遙祝她的健康，日有起色地恢復起來。當時惛亂的情形，恐怕你也覺得，不過你祇以爲我真是病了，所以常廝守着我不去，盡量地溫存看護。我心中雖是非常感激，然而溫和的愛流，怎能滅息我胸中正在狂燒的烈火呢？

有一次你到親戚家去了。我一人在家裏，正悶得無聊的時候，恰好余嫗去探病回來了。她滿堆着鷄皮皺的臉上，比往常更慘淡得可怕，眼圈邊的紅暈，一望而知她曾掉過淚來的。她悄悄地走到我的房間來，用手遞一個小紙包給我，默默地坐在床前的椅上。我驚問她筠姑娘的病怎樣了。她無聲無語，祇嘆氣搖頭，半嚮地纔說出可憐的筠姑娘這句話來。我當時駭了一大跳，以爲筠姑娘真個死了，急忙追問一句，到底筠姑娘怎麼樣了，死了麼？余嫗，纔把她今天去看病的情形，細細地告訴我。

她說她今天到筠姑娘房間去的時候，偌大一間屋子，冷靜靜地沒有一個人來打照面。亂雜不堪的床上，躺着一個垂死的病人。慘白的一張瘦臉，好像死灰一樣，她緊閉着雙眼，不是看見她那枯木般的手，還在顫動，真以爲她已經死了。輕微的脚步聲，却驚醒了她，微開着陷在睡內而失神的眼，看見是她，筠姑娘滿臉露出慘笑，好像見了親人一樣。欠身起來，招呼余嫗坐在她的床沿上。她將我